

度之中外而二氣渾淪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  
不出於五尺之階百有餘九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  
能之乎予向官平陽亦嘗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為匪  
易今司錄小秩也首此為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  
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銳當  
莖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終固聞則張希顏以夜漏  
分明等教事得稱為好官員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  
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三日題

淇奧唱和詩序

心有所思思而有所言託物以永其言者莫詩若也  
曲山河君尹南樂終更將歸西山舊隱以吾故遂稅  
駕 罇酒談笑杖屨游從日夕不少聞既老日閑

心無所運用感物興懷情有弗能已者即作為歌詩  
以示同志顧不揆乃相與更唱迭和彙積日久遂成  
卷束總得詩大小凡若干首曲山慮其散亂遺逸欲  
命劉生琛第而為帙且告予以為何如予曰彼王公  
大人羈旅草野之士遇其志得意滿與夫幽憤無聊  
見於詞章者多矣然未免有豪宕夸毗之意幽憂懣  
悴之狀吾輩不過道閑適安命分遣興寄詠性情而  
已又非欲示之它人俾後之來者萬一視所履而殘  
厥迹安知不有撞破烟樓者乎已而客有謂吾等不  
以有用為心而廢日力於此為可惜也予應之曰不  
然是將俾予守兔園之冊耶削汗簡之青耶抑欲續  
太玄之經耶客笑而不答於是乎書以為淇奧唱和

詩序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予應聘至都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  
杖者相陪來謁頌眉皓白氣貌魁偉敦古其若樸聽  
其言冲冲然殆有所深蘊隨見所賦詩頗非澹泊忘  
言者尋西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公主玄學師也既  
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  
之懇避席拱立需命而退因勉為說云天下所謂聖  
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  
書立言者哉然聖道溥博該貫羣倫其為用也為天  
地立極為世主明道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  
真黜偽以樸還淳以正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欲以

法防亂而已階也老聃氏潛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  
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壞樂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  
並作粹莫能觀其復思遠駕沙流高出物表挾天機  
體玄化吐辭為經過為首儒憤激自成一家之言庶  
幾廓清澆偽再造堪輿之謂歟雖然矯枉者必過其  
正迨夫末流仁智異見戶牖各開曲暢旁通肆為駕  
說養生者以久親為心尚玄者以清談為樂宜乎晉  
史譏王政之虧知幾點河公之注今王文蜀產皓首  
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間索正政根於治平者為多無  
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耶因特樂而序云

玉淵潭讌集詩序

都城西郊佛官真館勝槩盤鬱其間有潭玉淵蓋丁

火故池也柳堤環抱景蒲奕嵐烟瑞靄霑襟袂方  
秋是馬橫陳都人游觀誠為佳麗財賦總管王侯明  
之尚義好客高出時彥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  
諸公為一日之娛既而雨不克成惟是月晦復折簡  
來召用尋前盟也簪烏既集風日清美紅幢翠蓋間  
見層出天光雲錦澹灑尊席沙鷗容與於波間幽禽  
和鳴於林際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唱而侑觴  
也酒肴饜飫賓主昏樂頌襟滯慮頓然一醒清遠夷  
曠綽有餘思然賞心樂事良難四并雅會清吟烏可  
多得信口吐詞不計工拙諸公走筆廢和咸有所得  
殆山陰禊事之修幽情揚叙笑金谷羽觴之罰酒數  
何多第以率爾居前殊愧其靴襪也八月載生明序

易解序

易文為書廣大精微範圍乾度經紀世道以一理而  
含萬變辭雖有盡理則無窮故說之者吹萬不同仁  
智各異要以修辭通變近人情關世教為切練師李  
公嘗謂予言監丞張君在河南為衣冠清流多藏書  
得前代以易名家者數十種早治其學精占筮術比  
歸以藝能得官如支離覆逆建除叢辰等伎有不屑  
為者於是廣詢博究師心自斷集易解十卷予以拱  
聖心而明素志 駙馬高唐郡王天資英明雅好經  
術一覽備其述作勤至發題篇端有正大純雅本乎  
仁義與經旨不殊其於世教大有補益命藩府板行  
賜觀中外者無慮數百餘帙用廣發越以表其志尚

義山來屬俾序其事予謂古之君子立言垂世必藉王公大人為之主張方能信其說而傳不朽如曲臺禮經由獻王而明遺制毛公詩傳得河間而置學宮今張君遭遇賢王得成其美將見與大雅不群之英異世而同談者矣至於淵源之傳授辭理之深奧讀者自當知之又何俟見賈充而設喻遇傷人氏而致問者邪元貞二年冬十一月謹題

天德柴氏悅親圖詩卷序

昔四子問孝於孔宣父雖因材而篤所答各異不過使親無所憂怡順頽情為難鄒孟氏復探源推本論臻其極曰此身能誠則親為之悅矣意者謂倘違於理雖奉承之至溫清之勤日養三牲猶為不孝如其

愛敬交至氣和色愉則菽水乃盡其歡矣在孔孟時去古未遠垂教警俗亦復如是况天理斷喪人欲橫流於千載之後哉天德柴氏上世為邢臺堯山人後迂絳之曲沃遠祖有軍功以鐵券賜其家祖諱堅金季仕至將仕郎絳州華縣尹生子懋字秀實以世故復徙居於豐治家接物廉慎有法推其贏餘尚義好施鄉里以善士稱今壽登八秩有二配邢氏壽七十有四生四子長曰伯璵次仲謙仲玉仲祥伯璵天性孝友善治生與人交誠懇有終始慈祥愷悌見於顏間清淡不樂仕進惟致養二親友愛諸弟為務至一門之內上下安宜和樂且耽憲司廉實聞于朝榮加旌異嗚呼世之貪狼無賴不顧父母之養且

貽親憂與夫所爭僅毫髮比更相媚嫉視同氣為寇  
雖者聞柴氏之風亦知其愧哉矣雪堂禪師雖處方  
外素樂君臣父子之懿喜從吾徒遊以鄉里盛事乃  
繪諸圖畫形容其歲時家庭拜慶之歡將求館閣名  
卿見之歌詠以序引為請予為說以勉之曰方今孝  
治光隆仁風德教洋溢海宇臣民感格理勢應尔然  
雲朔之俗素號雄勁以氣義相許今論其孝友之行  
固當以柴氏為稱首復能如孟氏所論誠之於身詩  
人所詠不匱永錫者而致力焉將見化儕類而美暢  
彝倫觀人風者選名於史籍矣以是為贊倡之始云

清香詩會序

道不同謀咫尺兩間渺隔十里心有所會上下八方

溥同一雲法性三截弘教佛智大師江浙總統沙羅  
巴者聞予名而喜之不知於渠何所取也一日介應  
奉曹顯祖來約以深香閣遠與同一會於是開禪室  
敞賓席蒲團烏几列坐其次佳釀數行意甚怡悅主  
人出寶薰娛客温鑪回春楮煤凝雪牕日含暉岫雲  
借潤先之以青桂繼之以綠洋糝以熟結加之都梁  
棧融沉蕤氣鬱膏煎黃雲作椽碧霧濛暎吟佩未染  
鼻觀先吞或袖籠而斂瑞或心融而氣宣於是健詩  
脾却蒸濕燕飲助其清勝志慮以之冲粹不知佛齊  
勃泥婆律大食真臘占城而相去幾何道為一洞天  
也衆客稽首向師曰今夕何夕餘膏賸馥沾丐如是  
有不可思議者第恐造物者訝其多取而饜飲也師

日庸何傷且吾之為香者衆而心香為最日戒香定  
香慧香鮮脫香鮮脫知見香是為五分香天之所賦  
於我者如是而馨鮮脫知見為妙用之極即詩所謂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貴夫能  
復其初而為物之靈也願此香雲徧滿空界作為無  
量佛事以奉五老香供且合三百五十歲之壽祺初傳  
卷七十五雷若齋七十三闕靜軒  
六十三王秋澗七十一賈評事而為無盡藏說法不以可

乎於是衆賓讚嘆曰首遠師以廬阜清勝即於東林  
結社絕塵清寂之士不期而至者甚衆諸人依遠遊  
止獨淵明范甯召而不赴豈非有不屑者哉以今論  
之衆之衆難一也心有兩局二也香色執着似累于  
中三也何若師心境獲清賓主兩忘不知我之為香  
香之為我也而以心香為主也師曰有是哉遠相與  
一廬胡而別大德元年三月吉日謹序

送丁主簿南還序

古人以良能並稱欲以善而將其能也不然豈惟敗  
事亦且有害于而身此必然理也丁生元諒主穀城  
簿之明年以事抵衛來謁有頃避席而言曰敝縣僻  
在漢南事雖簡山北樵戶氣甚鄙悍思有以教迪之  
於是請書其廟學殿堂門廡等額乃曰歸當辦茲一  
事先此之作用礙余初志耳遂授書沾沾而去後七  
年冬十月復見吾于京師曰嚮云而廟而學者今已  
落成且有加於前及出馮雪崖所撰學記讀未竟不  
覺慨嘆曰一簿力之專迺致如是非有志能然乎兼

雪崖吾熟其為人慎許可記中件右恐匪徒言雖然  
年少氣銳乘勢作事或不難至於知喜其事而不  
虞其中顧其近而不思其遠無後悔者鮮矣况能保  
已成之功而享有無窮之辭乎又嘗聞士之當官公  
心多而取名薄者設有過舉往往人怒而紛解汝今  
此來過非常之恩千百人不一二值其為幸不辛誠  
不敢必所當念者此心不使有一毫之私可也丁生  
其勉哉如以吾言可取念之戒之將見悔尤日寡良  
能並著何患乎祿秩之不吾至也既行來辭書以為  
贈是歲癸巳仲冬五日序

先齋曹先生文集序

北渡后斯文命脉主盟而不絕者賴遺老數公而已

黃緣蒙 元李諸公與進親承指授惟貽溪先齋未  
之見也及調官平陽私稿喜幸雖不獲瞻拜履綦而  
遺文得遠觀覽迨識公仲子輒首為詢及謝以纂錄  
未就然徵文獻論家世而私淑諸人者固以昭昭矣  
先生父清軒公資豪邁以文學起家受知榮國高公  
雷李諸賢交游甚款先生接迹詞林幼知力學早擢  
巍科既而與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傯聞商訂文字  
未嘗少輒至以正眎與之其獎藉如此後居汾晉閑  
戶讀書屏去外物嚅噤道真及與諸生講學一以伊  
洛為宗眾翕然從之文風為一變後二十年予在翰  
林前長葛薄子輔持遺編來謁屬予序其端方得伏  
讀者再四不去手者累日因為之說曰文章天下公器

造物者不私所畀然非淵源有自講習有素力為之  
任者未易與議若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擇之精語  
之詳渾涵經旨深尚体之工刊落陳言極自得之趣  
而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常而知變醇而不雜  
者也所可惜者古文雜詩僅三百首盖先生年方不  
惑瞑廢於家又為人慎許可片言隻字不輕付人嚮  
使展盡底蘊大開文竇極其所到肆波瀾而侈光豔  
則與元李麻劉並驅為不難矣異時版本  
一出學者爭先快觀俾中和之氣中融  
粹益裕四脉而適獨坐如大羹玄酒寄  
至味於淡泊者庶幾知先生之所尚云  
不肖衰老懶於筆研敢直言所聞見而

知者以塞其請焉大德二年人日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序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  
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偏書屋壁  
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  
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  
夫言竒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尔即地官  
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  
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  
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  
行則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序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  
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偏書屋壁  
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  
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  
夫言竒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尔即地官  
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  
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  
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  
行則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

退而閒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官論定皆曰紫山曠  
達英邁士也稽念疇昔論其得於易者為多初不知  
其有所著述公沒之三載嗣子伯馳携所著易解題  
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義契合互為知己今  
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  
世書也純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必須見  
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  
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  
見能造其變奧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  
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為得體况紫  
山踐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己所得纂而成書啟迪  
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首

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顯奧妙之旨則思過半  
矣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

燕趙自古多豪邁慷慨之士雖時移俗易不復千古  
而海山沉雄通貫斗極鍾靈孕秀間亦是其人焉和  
林迺 國家興王地有峻嶺曰抗海峇班大川曰也  
可莫瀾表帶盤礴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  
西域盤盤鬱鬱為朔土一都會然去京師數千里地  
連廣漠氣肅玄冥中土人聞話彼間風景毛髮森豎  
已不勝其凜然矣况行役於間哉至元丙戌

詔 皇孫晉王於其地建藩開府鎮護諸郡燕人范  
君徽卿早以湯液供奉徽卿為人讀書尚義以功名

自意識達時務臨機果決非特以方伎進也凡侍行者三往返焉所謂沙漠寥迥風雪寒沍險阻艱辛憊嘗之矣其志益厲氣益振曾無退縮顧避之私今人暫遠數百里間者輒有離別可憐之容抱被入直省署傍徨顧妻子語頽刺不能休較以徽卿之事非豪邁慷慨者乎宜遂雅志擬美仕而收功於葉寵者不止抑鄴故步也友生尚葉長段鼎臣壯天為人擊節嘆賞之不足復持所繪遠行圖將求名公歌詠庸彰其名譽屬序其端予謂徽卿志行固可振衰激懦為臣子忠勤之勸復欲形諸歌咏庶有闡風而興起者焉大德二年十二月臘日序

易齋詩序

予性歲需 命延芳東遊識供奉姚君於稠人中儀觀秀偉襟量伉朗及聽其談論灑灑有斷決固疑其非建除流也竊仰河東人少博學越法家為高門嘗從事憲司以平反稱用薦來京師當塗者將處之秋官司平統而侍從官有以善占筮聞者一日緹騎到門以所詢 上對多徵驗中事幾由是侍詔金門日承 恩昧者蓋有年於茲四方稽疑問計者湏以正理示之曰人事順著蔡不吾戾也皆知所止而去然竊仰資耿介負才氣思効用於明時者為切顧是覆逆有不屑為者足跡亦未嘗及權貴門墻求展其所蘊賢士夫歎其志尚如此樂與之遊從嚴翰苑泉嘗題所居曰易齋率賦詩極口幽贊近持嚴翰

相過屬題其端且曰序吾平生閱下十年幸詳之過此非所知也予告之曰首劉斯立記學易堂但筆其夙首日用常行之事洗心工夫不一言及論者謂得體蓋易之為書聖人之世為書人事作也吾用既明道固在其中矣嗚呼舜卿胷中自然之理善學不言之妙與斯立其亦同然者乎元貞乙未冬十月望日序

洪洞縣王舜卿敬親堂詩卷序

昔賢論孝子之事親也務為敬愛交至恐其恃愛而怠慢生故父子异宅而處復慮孝愛簡而弗洽迺有問搔痒痛之節所以廣其敬愛也然宣尼語孝之大經以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徒能養而禮法不足又深警

於言游蓋明孝之用固有愛敬之別究其本體主一無適與親之重事之大優何以加於敬乎予官晉府者五年得純孝之士曰王君舜卿舜卿世居洪洞縣東陽里自曾祖惠祖誠祖母張氏繼享遐齡子孫俱以善事聞舜卿夙承家範復知讀書勵行增益其情文之不足者奉其父伯玉君恪供子職謹身節用惟恐甘旨之有闕也氣和色愉所期致志之樂也孺慕情至洞洞屬屬如不勝而有所失由是取信於朋類傳美於鄉閭會曰舜卿誠孝人也予嘗過其廬扁曰敬親庸表順德後廿餘載予在翰林其友人中省東曹掾郭文卿相過而請曰舜卿自經翰學先生題品後信道愈篤家居教授克終孝養有司辟舉辭皆不

應邑大夫洎士之能文辭者咸歌贊之然未免為一  
柳士也不肖交最款將求詩什於朝士庶播其清譽  
幸念疇昔賜以序文予謂文柳曰河東三聖人所都  
平陽寔放勳所理其至德之所感格深澤之涵濡至  
今尚有存者晉柳乃晉產之良孝行既超乎流輩隱  
居復求其志尚自可追遺風而厲衰俗矣昔唐董召  
南隱居行義昌黎先生作詩發其潛德宋徐仲車力學至  
孝紫陽朱公持書卓行二子之名因之昭晰顧予衰  
老其言豈能為人重輕哉文柳曰士志獲伸於知己  
後生借重於先進此理之必然况嘗趨下風而接清  
光者乎不狀幽隱之士烏能名於後世邪予曰有是  
哉於是乎書大德二年戊戌歲重陽前二日序

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製序

雪堂上人禪悅餘暇樂從賢士夫游諸公亦賞其爽  
朗不冗略去藩籬與同形迹以道義定交文雅相接  
故凡有營建游謁或懇為紀述或贈之詩引三十年  
間累至數百篇非好之篤求之切安能致多如是耶  
乃自諗曰綾標玉軸藏之篋笥銀鈎翠琰列之廊廡  
焚香煮茗玩味者有時拂拭塵埃披讀者有數不若  
纂為一編刊之版木用廣其傳遂請秋澗翁以序引  
為請予詰之曰夫浮圖氏一死外形骸百年斯世  
電露起滅事業功名一歸虛寂而後已今吾輩既以  
不朽計實其空無復欲申衍微義其說何居師曰在  
吾教法中凡嚮善積行述贊偈為之證據今某種雁

塔之故例續十佛之名經集群英哀衆美期欲布恒  
河沙界等項祿盧共傳為無盡藏不求詞林大居士  
為表暴其端倪鼓舞其宿緒是猶以明月之璧夜光  
之珠無因而暗授可乎予曰有是哉昔文暢參寥子  
愛仰昌黎東坡名德屢造門墻二公以墨名儒行特  
與其進至贈之序贊雄深雅健與時俱新膾炙人口  
由是後世知有二僧之名雪堂其亦文暢參寥子之  
流與至於行業風義讀其文頌其詩自當知之茲不  
復云

樂籍曹氏詩引

樂籍曹錦秀緩度清歌一日來為予壽因詢之曰汝  
以故家人物才色能麗風韻閑雅知名京華為豪貴

招致逞妙藝而佐清飲日弗暇及不知何取於予而  
得此哉曰妾雖不慧請辭之無恨以薄技陳述古今  
興亡閨門勸戒必探窮源載記傳詠擬採端倪曲詩  
盡意越久之頗有感悟欲為效顰願乞一言為發越  
俾妾姓名得見於當代名公才士題品之末庶幾接  
大雅之高風一時增價飲靈芝之瑞露七竅生香不  
同落花飛絮委跡於塵泥間耳先生寧無意乎曰予  
少有志於時中年多故每感事興懷登高作賦以摠  
其成蘊由是頗以文字知名今老矣百念灰冷有願  
目澄心燕坐焚香而已惟集賢翰林諸名勝擅文雅  
而足才情念芳魂而餘蘊藉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  
琢肝腎而製錦綺因咳唾而成珠璣模寫鶯花之狀

形容月露之情只在揮毫之頃耳彼徃求而得之如杜秋娘之善謳金縷薛枝書之秀發娥眉元相國杜樊川皆贈寄詩什語意清新贈矣人口自可因之以傳不朽尚何俟批糠之辭蕪揚於前哉曰請即書此語令妾持之以為先容扣蓬萊瀛洲之境而問津焉不亦可乎

磁州米芹亭後序

米芹亭者前州倅劉藻之所建也予自壯年宦游河朔間每過滏陽更遽必趨拜楊公而去一日先生率予謁州之廟學指其廢而未理者曰此郡庠也此類池也此類之米芹故址也承平時學校之盛視數州為冠吾雖耄要當修完無復舊觀據當時所存者雖

一瓦一石俾保之勿壞既而先生下世壬辰冬予復過滏陽所謂芹亭者巍然如翬飛翼跋宛浮波面荷香藻影曉風涼露士子游息徜徉其上沾濡芬霏歌詠思樂殆有登瀛之快已而論屬曹生因求書其事楊公疇昔之言不覺蹶然於中雖罔及施勞使來者是心不墮寔先生有以錫之我其可不念哉先生名威字震亭承安人姿剛直有文章議論少嘗以蕃兵為儒將有功西夏建元初年中書嘗召為詳定官已而言事以星變勸大臣宜解機務以避賢路不然且有大咎不取遂拂衣南歸教授鄉里壽八十終於家迨至元五年襄陽破呂文煥出降五月北覲過磁先生贈之詩云連陰六十日平地一尺水今朝與明日



淋瀝尚未止此者天垂戒其中有至理降將呂太尉  
飯畢行欲起偶得會面舍館接爾汝自言鎮襄陽  
於此今五紀為惜萬人命此來非為已

聖主錫深恩高爵還故里一飯尚有報盡忠從此始  
余謂我國家萬方同一軌得之與不得東南一隅耳  
向使君不來宋歷能有幾人生苟富貴直筆一張紙  
見說李陵生不若張巡死呂為之歛衽而去撫卷懷  
賢豈勝感嘆若能取孟亭例祀先生於學宮俾死而  
不忘儲宮祀香回洒汗而書

雪庭裕公和尚語錄序

至元丙子夏予考試河南由汝抵洛崧前勝崇盡在  
目中只欠少林一遊耳東行擬取道輾轉燕饗宿願

竟以事奪不果耿耿在抱至神遊洞閣雨花繽紛悅  
與真遇今年甲午冬萬壽主僧圓讓偕少林惠山來  
謁因及山中物色與向夢不少異相顧一笑乃有是  
耶遂袖出一編曰先師雪庭語錄也仍合瓜前請曰  
公山林清興雖未稱遂幸題辭篇端以為他日張本  
寧無意乎予以事與心會似非偶然者按所具騰說  
以應懇求雪庭初叅萬松秀公萬松得法雪岩上人  
縱橫理窟深入佛海至於游戲翰墨與閑閑屏山二  
居士互相贊業為方外師友其器業概可知已師叅  
禮閣十寒暑獨能秀拔叢林得根踞為奧遂出世主  
奉福精藍繼應少林敦請招提禪刹号中天名勝板  
蕩后增崇起廢頓還舊觀緇徒具瞻翁若海會於是

歎龍庭而振舉宗風敬五林而弘闡家教因緣會合  
傾動一時以無碍妙辯現當機應身處統堂第一位  
者蓋有年於茲從是而觀自非克荷佛乘大異倫業  
機鋒峻整迥出物表者能如是乎今舌本已淨真如  
迹空學其法者能鑽研故帙即心印所在求向上一  
着恐不待夜雪橫腰而悟面壁西來之意蓋有之矣  
吾未之識也是歲仲冬開筵前三日書

孝節王氏詩卷序

傳稱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蓋天地之常經  
人倫之大綱也然風霜別草木之性衰俗表幽貞之  
節求之於今王氏其人也父振北渡後嘗為州權司  
年老無嗣納州將劉六郎為門倩得一子甫半歲而

婚亡既而父以女年甚且無母氏議復館甥於室聞  
之聽父前而言曰家貧無嗣世之常事婦人再醮奈  
名教乎有誓死而已父壯其志遂寢無幾異母弟用  
國俗欲行續媿王氏出好言置叔於姑前以人倫正  
理折之曰寧守節而死不失節而生且夫者天也天  
不可逃行違神明天則罰之即欲自戕賴左右救而  
免叔亦感義烈而止時劉帥歿已久世業扶疎諸子  
分居其姑秦氏亦無子孤影煢煢空闈索處王氏善  
組紉以供日需提挈子傑歸養秦氏以極孝恭教其  
子至通習儒吏致卓有所立於是風動鄉閭義激行  
路耆舊士夫交章舉保蒙 旌表門闕曰孝節王氏  
之里嗚呼光顯哉及秦亡顧劉氏三代浮殯淺土子

孫遊宦力不暇及遂獨營墓田經理葬具凡溝合者  
十餘窳鄉人來觀無不驚嘆曰丈夫果有不能辦者  
何賢孝如此王氏處寡四十寒暑言笑未嘗露齒素  
髮盈簪氣兒幽閑所謂老而益堅者也鄉里備其微  
美一日子傑來請文因泚筆而序之庶幾備冰管形  
區明風烈者演栢舟之誓云

雪庭裕和尚詩集序

禪以奧為說詩以志為言僧之以詩鳴者見於晚唐  
盛於前宋前賢評論固非一致不出才清氣勝發蔬  
笋之餘芳辭簡義深調高籟之奧語就本法言之以  
心傳心推離還源在用之恒寂而已尚何文字之有  
然出世演法者儼悟群迷不容忘言假借叢光發雷

音之先

雪庭 公和尚益亦出世演

志者

集 詩詠及雜體等篇為三卷

首嗣

髮惠山來求予序引以光

行雪庭

平生然嘗聞諸友人陳節齋談師器

局磊

用是諸行事其在方外實為不 今

觀其

應物信手拈來吹花作霧 於

憂時

判徃徃出言意之表者可謂混儒

墨為

之手段企慕高風追攀 有山

堂惠

至元甲子冬十月廿七日秋澗老

人序

嘉善錄序

刑者成也 成而不變民之生死俗之慘舒係焉故

君子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盡心焉在唐虞三代之際風俗淳教化備已有輕重適宜矜恤哀之感况師石雪冤棘林夜哭之後哉此疑獄折獄等集所由作也大都路總官府推官李君威卿少習城旦書以儒術飾吏事復取經史子集下逮百家之說凡關於刑憲者撮其機要纂而從類先之以歷代法令輕重沿革著明其體繼之以斷節目之詳彰施其用凡三十二門名曰嘉善錄一日携示秋澗翁題其端予雖衰耄胷中耿耿尚在士有好學而兼善者迺喜聞而樂道之自政教隳遂獄辭繁閩事至持難手有未易措者故職任推理衆為抵諱然協中輔治之具雖聖人視之為切務者孜孜焉存心而盡意可謂超

出於流俗之表矣况有教知之資居可行之職當推鞠審決之際屬類比事稽古準今融會貫通俾時有稱平不寃之譽為不難矣昔宋祥符間有獄官張慶者以矜慎自持其囚徒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其後子孫奕葉登第顯官于朝論者謂慶平昔重卹獄事陰德致然况延精覃思盡心於五罰五用者哉威卿尚勉行其所學善推其所得而愛物兼善之澤詎可量耶

西巖趙君文集序

西巖趙君系出遼勳臣開府公後遭時多故家業中衰西巖崛起賦詠從龍山呂先生學金自南渡後詩學為盛其格律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

為指歸遠士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絕如綫賴元李杜  
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  
二公挺英邁不亢之材挾邁往凌雲之氣用所學所  
得偃然以風雅自居視孝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雅  
為中書令耶律公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  
是趙若之學自為燕薊一派西巖受業適丁茲時探  
究其淵源沉浸乎醞郁加以立志堅篤講肄不倦宜  
傳道緒最為知名士捐館後十五年子天民携所著述  
西巖集見示求引其端適為之說曰文章天下之公  
器與造化者爭衡為之甚難故得其正傳者亦不多  
見豈非天之降才不易而人之器識亦有限量耶惟  
就其材地所至學問能就以自得有用為主儘名家

而傳不朽若必曰瀆撐霆裂月碎破陣敵穿穴險固  
者方可為之則後生晚學不復敢下筆矣如西巖之  
氣滔而學古材清而辭麗自足以掩平生之底蘊為  
後進之規模異時有大辭伯出如王臨川元新興慕  
李唐之英華續中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  
是集亦有所取焉

道安郭先生文集引

闡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為之襟帶  
姬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  
雄傑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  
有瓌奇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  
之縱奇觀歷遺跡羨山河之良是嘆興亡之無窮豁

遶芥蒂以忘吾憂寤寐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  
猥判晉幕黃綬迎謁抵華陰東歸珠帳然也尔後每  
自秦雍來者必為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隱見初  
不知也大德庚子春方諧事不出有客扣門剝啄自  
稱秦先郭良翰虽甫携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  
其端細為披讀盖信道篤燭理明攻詩文為顯門之  
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環奇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  
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衰老懶於論載請益  
勤乃勉為之說曰文章雖推衍六經宗述諸子特言  
語之工而有理者乎然必當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  
貯蓄其懷茹有淵源精尚其辭體為之不輟務至於  
圓熟以自得有用為主淳艷陳闌是去方能造乎中

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磨戾成裂荒唐之弊故為之  
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御先生天資冲粹內守  
峻潔自幼力學為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  
望弥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  
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  
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温  
醇典雅曲盡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  
而不迫切類其行已藹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  
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  
遂一第待謀者幕道弗大行然化於今者不必傳於  
後悔其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悔必時之待楊雄氏  
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寥寥四海豈無知音者恐

表聖之言乃為通論况有賢子孫為之揚顯者哉今  
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時版本一出有序闕古之宗  
派定蘭泉之命脉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翁三山史詠序

自伯魚趨庭 宣父訓以學詩俾興起志意通達事  
理造夫大學闡域由是後之學者有以取法知所適  
從伊川先生嘗欲體詩叙童子切務令朝夕諷誦發  
其意趣蓋遵遺旨也六經之外其次莫如史然載藉  
浩博初學者欲適涉攢譬如莽沙海上成功何年故  
前世有帝王鏡略小學史斷蒙求箋要等編皆誘之  
易以覽誦速收見效今慶元路總判三山翁侯元臣  
復擴充前人規模取通鑑編年事跡顯著者綴聯五

言絕句二千餘篇其歷代之隆替君臣之得失榮然  
具列辭直而不晦言簡而意足使初學者讀之易曉  
而難忘庸池日融會通贊之漸或曰章合章句破碎  
全史不發於篆刻雕蟲之弊乎予曰不然聖賢進修  
學有大小傳有後先予夏所謂譬之草木區以別者  
為得之矣况翁侯是作特為童蒙所設就其所成就  
而論可謂祖聖訓述賢傳德已志惠後學好古博雅  
者矣大德四年月日謹序

燕山王氏慶弄璋詩引

史館簡閱王生子憲自其先世以篤行至孝培植根  
本子孫奉承家致屋潤復能尚義好禮為名公賢士  
夫稱道都城人物浩繁由是王氏以孝義知名子憲

幼蒙訓誨卓有所立以良家子選侍閤門擢直玉堂  
謹愿文雅出色同輩有光故家所不足者嗣續為念  
大德庚子夏佳氣充閤璋裳呈瑞犀錢玉菓已浴蘭  
湯綵筆拓弓載臨牒且以予在院中最為耆舊來乞  
名乃取先世積善而不近名種德而不求報命之曰  
餘慶先儒有云善惡之報至于孫而後定又云賢者  
必有後王氏其有子也宜矣謝庭春好美玉樹之臨  
風竇桂枝榮望讀書而有日徐卿二子少陵有歌嗣  
深眸日浩翁伸頌凡與往來者皆宜作詩用慶光賀

贈李達之詩序

李達字達之汲梁人世將家既長遊燕遂占籍焉為  
人慷慨樂易好閑便靜以相術行於時然不以藝自

矜與僧西雲相善講主和一日以頌宗門事為問切  
語其徒曰汝師不數日遂行尚欲何為不決旬而逝  
又同術者指一井工有坎既斃不出來日達曰否坎  
既則無將繼而死果然南官程總尹以除目訪之曰  
喜只在此日口未落而除下其應驗若尔僧龕禪榻  
曾不惜朝鏡之羞跪醉袖節杖常歷遍春烟之蒼陌  
世味官情兩皆泊如其兄顯道以偏師戍瓜步珠光  
顯也書屢招不赴或疑焉達曰兄安余無所希其何  
往其安貧守分如是者有屋數間在崇仁東市門田  
五頃近潞水滄臺里歲得租粟自餬其口云

義齋先生四書家訓題辭

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徙唐



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生  
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  
篤恬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為無所不窺四書小學  
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沉潛玩味者有年反  
復更易初不去手易著際屬其子承義寄曰吾平昔  
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  
承宗奉遺命以叙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時按行屬  
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老忍斷一言庸慰存  
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之方道統  
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  
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  
疏論之詳矣近年月而公即大夫下而一邑一郡之

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後能沉  
沒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  
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  
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進濟時隱則立言垂後况性  
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錄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  
之所當為盡其在哉者已初無先後淺深之間故而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  
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  
之本意也若祇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述  
啓迪後學折衷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於後於  
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義齋先生小學家訓序

義齋先生補註小學書藏之家塾未嘗示人治命其  
子承宗曰當携謁秋澗翰學庶明吾志先生既歿紳  
邑士人揚飛卿將板行焉承宗致遺命懇求序引僕  
向游宦趙北與先生夤緣私覲欵洽則未也用是追  
念疇昔敢櫛臆見首晦庵朱文公既集註四書俾大  
學之道体用本末昭然顯著復慮童蒙之士弗知趨  
向次第不能入道義之門造治平之域復述此書俾  
為師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雖曰小學其文辭  
雜出於聖經賢傳百家之書言微行懿顧先師宿儒  
究竟踐履有終身不能盡者近年科舉不行士趨實  
學日師弟子云者專務講明收功致効舊有標注未  
極詳備今先生之注究其淵源辭旨之奧與夫品節

及教之詳隨其繁簡而其裁焉純直明坦俾初學者  
觀之易於省解如陟高而得梯階濟深而遇舟楫其  
急先務應時求不為無補先生諱鵬字雲卿自號義  
齋保之唐縣人隱居求志潛心著書不求裒褻吾聞  
積善勤學報施不及其身而發越於後者必大則是  
書之出先生之志之學光昭於時也審矣

西溪趙君畫隱小序

予既冠受館於漕使周侯因與門下士趙君子玉游  
久之熟其為人資清雅而有幹局心機巧而善繪事  
其初家葺營丘遺墨朝夕愛玩不去其手遂有所得  
繼遇東丘畫工沈氏指授筆法又嘗西遊太行窮巖  
岫之深峻觀雲烟之變化當其情得意會留連忘歸

動經旬月由是於仁智妙趣得其動靜之理又操觚  
染翰覺心手洒洒無留思嘗為廉古相董承旨及僕  
作蘄泉野莊秋澗等圖景氣蕭爽雲烟清潤筆簡而  
意足其寄興雲霞放情林壑有淡墨寫出無聲詩之  
譽或譏懷材抱技不沽價以求售曰人物者天地之  
幻化圖畫者又人物之幻影彼功名烜赫富貴薰天  
者條忽之頃已歸磨滅况常布之士欲取聲華於虛  
幻之餘一幾於惑然所以孜孜於此者特道興遠  
懷寫吾胸中之丘壑爾聞者為知言大德辛丑夏避  
迤都城為予臨楊息軒綠野探梅圖房孺三昧不傳  
之妙復懇於予曰僕老矣技進止此幸惠顧序述平  
生傳遺子孫乃語之曰昔曹霸樂藝而忘貧賤郭熙

頭白餘筆力少峻山谷為賦丹青引秋山歌攀附驥  
尾名垂不朽顧僕何人敢望於二公哉趙君趙君其  
奈尔何子玉曰不然前賢後賢其揆一也古往今來  
各其時也顧在中朝問望老於文學者孰出公右  
言念夙昔能無情乎既不獲已乃援毫而識之趙氏  
系出柳城宦族當天兵南下父通福以義勇附太師  
國王帳下從定河朔屢立戰功壽終定武漕使周侯  
以葭葦故表其勞績蒙

先朝收錄二子仍復其家仲列名侍從後歷蔚完利  
等州州尹次日澄即子玉也受中山三司使晦跡管  
庫餘三十年無毫髮點污蓋其冒次脫洒不為物欲  
所累故也五子秉仁秉溫緣父好尚亦馳譽丹青云

是歲秋七月上旬二日秋澗翁謹述

崇真萬壽宮都監馮君祈晴詩序

大都辛丑夏仲暑雨大作霖霖不輟至五旬之久泥塗坎塹車馬不通潢潦淋漓漫漫貫川澤小民咨怨農夫告病崇真萬壽宮都監石泉馮君乃謀於道衆曰吾輩奉正一法以祈禳為業觀其如是雖不吾以安可坐視而弗救耶於是致齋潔爾儀物顯告穹蒼飛檄諸部懇以七日為開霽之度及期果六丁斂虐曦馭騰光士庶獲觀天日晴明之快免昏墊陷溺之苦於是羽客儒流咸作詩贊揚湖廣儒學提舉戴月澗以序引見屬戴文久情款有不能已者迺題數語姑塞其請予嘗讀洪範九疇觀天人相感之際隨所召

禎祥災沴應之吁可畏也故三代君臣遇災知懼固曰修己敬天為務而禱謝禋禘崇盡諸人事者自不容已逮漢

靜應張公以神道設教昧含清虛用周慈憫為國家祈天永命為黎庶被除不祥由是祈禳祭醮自為一家之學傳授科式符籙具在也然得其人則法靈而著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傳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動金石道雖殊途其致則一若石泉馮君之祈晴有驗其亦持守誠敬祭醮精嚴善於弘衍宗風者哉諸君作詩稱美不亦宜乎其年秋七月廿三日秋澗翁漫書

窮閭飄渺逝川東千里嘉禾一雨空攬攬羽林槍壘

底林林萬木水光中  
慘舒何待觀奇石  
嶽端能格上穹千古

盟威神力在崇真  
壇下振高風

紫山胡公哀挽詩卷小序

挽章者哀傾逝而寓夫所感之辭也予於紫山既哀之而復有以惜焉紫山起諸生進擢館閣揚歷省臺官至三品壽幾七秩順受委正略無慊媿於何嗟惜所惜者材超卓而不凡氣正大而有養可以挺公論而勵衰俗激清風而作士氣日天柱峰摧少微彩晦士林憔悴夫所景仰不知乾坤純粹之精山川英秀之蘊幾世幾年氤氲會復生斯人此黃鳥之詩蘋露之歌有不容已者余與紫山三世交游氣合情

款故其子興薄特屢微鄙作既序夫易解復記其祠堂今又以斯文為念孝心追遠誠宜嘉尚顏筆力衰前奚能發潛德之幽光倡作者之端緒然春懷疇昔重以陳太常北山之請敢據平生所得於公而可深惜者冠之高首云大德辛丑歲秋仲載生明秋澗書

朝儀備錄叙

至元辛未歲

大內肇建始議講行

朝會禮儀蓋所以尊嚴

宸極辨上下而示等威也然事出草創不過會集故老叅考典故審其可行者而用之其後遇有大典禮准例為式祇取嚴辦一時執事者各司品節其禮之

全體亦不能究其詳而通貫焉逮侍儀舍人周之翰  
供職乃纂述物色儀制之品班次度數之則曰  
朝賀曰策立曰開讀皆具已行而可驗復圖注以致  
其詳

皇儀縉典粲然明白目之曰

朝儀備錄携示秋澗翁求攷辨焉乃告之曰汝外祖  
文康公羽儀

先朝粉飾

皇猷疏禮文稱首汝父松聲侍儀初事綿蕪獲預選  
習今汝從事於茲又復有年其是聞之久講習之熟  
可謂專門學矣况禮之大經本乎天理之自然節文  
儀則出人情而折衷不容強知妄擬惜私意於其間

雖聖人不過祖述流注隨時去取故孔子曰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所以行之者極乎敬慎而已  
故曰其在宗廟朝廷便焉惟謹爾則是書纂述非  
惟恪豫考按即事可行若有集

國禮而編會要者亦將有所取焉大德辛丑歲立春  
前五日秋澗退叟題

恕齋詩卷序

即中孚侯正卿其先世佐金祖開國子孫衍慶傳嗣  
侯爵易代後軒裳蟬嫣猶為燕雲鉅族正卿資明豪  
疎財樂善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勉資藉之者惟  
恐不及與古人愛其子教以義方之說吻合衣冠修  
整僕馬鮮明喜交游遇事慷慨與物無凝滯蓋有志

於富貴利達者也人棄約以負之量廓然而能容或  
非禮以相干但理遣而不校尚恐其守之不堅行之  
不力乃榜其宴息之所曰怒齋又為未盡也質之於  
秋澗翁將求諸名勝題咏庸勉其不逮乃告之曰夫  
人之生稟精五行有情有性仁義禮智主之於中所  
謂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感之於外所謂情也聖賢  
存養搏節求合乎中而已其怒云者既盡夫存養之  
功復推而為應物接人之道故曰推己以及物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蓋由內以達乎外自漢以來不能体  
認聖賢求諸己意思遂以怒為寬容之稱雖范忠宣  
之賢亦有怒己怒之說是徇外以遺內也何不揣人  
其本而齊其末哉今夫己之善推以及人其不善弗

加諸彼則物之應於我者皆善自無出悖來違之虞  
尚何寬容容怒之有正耶既識其用復能明其體今  
由末以達其本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則遠道不遠矣  
雖然比之貪冒無厭黷於貨財較班資之崇卑計利  
害之得失不至傾陷攘奪而不止者為之猶賢乎已  
某年月日秋澗翁叙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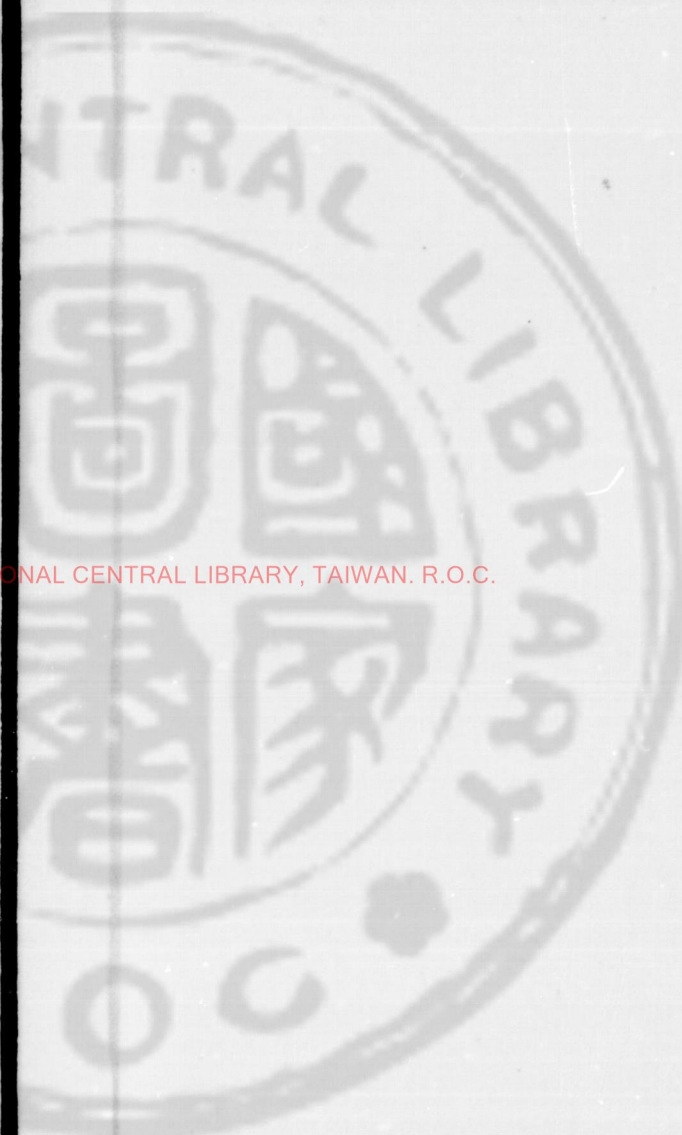


杖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四

辨說

日用

講究義理其用有三體認明白臨事能施為出一也  
道義傳受必託於言辭筆頭發明出來二也其或諸  
生請益發藥啓迪化若時雨三也至若都曾經歷只  
為自前不曾專心理會又不能記誦乍了若無使此  
心茫然如道傍空舍諸物得去來住持不敢認為己  
有又學說不固及人說着才方省記終了自無所得  
前賢力學須先除去此病攻苦食淡不為一毫物外  
移動屏墮氣收放心一至於敬不雜觀不過分此或  
未畢輒復它務終作復輟今日已過而有明日管得





無時定志帥氣如下硬寨確乎有不可拔之勢一物  
一事不輕放過窮理盡性至于命而後已是性與命只  
而若有所得即極力存養盡見之於行事夜驗之于  
夢寐使真積之功日新一日不使頃刻間斷不恤乎  
時之利不利不問乎人之知不知將所樂自喜專以  
推崇天爵為至古之學者無不盡其極者恐不外事  
不然困而不學生而為斯民之下不知所以學老而  
為乾沒之人良可哀也此皆予之綱疾遂書以自訂  
非敢示之他人

書太極圖後

嘗觀宋一代道統傳授獨推濂溪元公為首及究其  
功用有渙然水釋者蓋先生始明太極陰陽五行性

命之說以開萬世沉迷之惑明一出於中天故也夫  
太極者何曰有物混成究天地生以一而含三者也老  
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已為太極判  
而有天地乾坤既位然後萬類育焉故理可見而道  
由是而生道者循其理之路也其性之與命尤坦然  
明白性者理之所從出理也者只是純一四端而已  
固無有不善命者氣之所從來氣也者變化錯糅有  
清濁厚薄參差不齊之間曰賢愚曰壽夭曰貴賤曰  
富貧一隨所遇而稟之者更無旁入曲生之理濂溪  
先生以前只為先儒不曾尋出氣質性未雜有混然  
上中下三品之說終是不可窒礙學者又不致思或  
求而不可得者往往溺於邪說未免隨人作計以至

迷惑忘而不返可哀也哉若先生之圖之說其有功於聖門惠夫後之學者可謂大且深矣抑使輪迴宿習荒誕不可致詰之說一掃而無餘此所以尊居圖首為道統之宗也若以作一箇分陰分陽之圖說了是齊其末而不揣其本也

### 體認

從古至今止是這些人情止是這些事理聖人裁量備具六經罔有不盡後之學者學此也既能通曉厥理正要行已臨事之際觸類相應以較其己之其合與否若事務之來既不能體認前言徃行以酬酢其變此與不曾學者何異是寢吾儕大病既不能踐迹將何以造其室乎亟當思體認之方從何而入可也

戊子夏四月十一日晨起偶書小子其志之

### 氣志

人志不定只是氣為之亂氣既亂却為動靜無常於中互相奪尔若安命順處不以我之所當得而易其彼之所不當有者人無日而不自得也如是則何患志之不安理之不明氣之不充者哉或曰所當得者何即天之所命於我者是也不當得者即天之未嘗付於我者此君子之所以亟當知也故曰知命不然則謂之不受命是不受命是之謂命逆天故孔子責子貢而貨殖焉者是也

### 天人爵

天爵志清明而壽人爵氣濁亂而夭或天或人能壽

而不亂者唯素有所養者能之曰養者何至公無私而已

孤立

人生天地間立甚孤特賴有四端在我然後迺有所倚如伊尹之恬於放甲西伯之安於羨里周公之坦於東征孔子之泰於厄陳武侯之必於獲漢蓋倚是理為用而後大有所立者焉故傳曰君子獨立而不懼其是之謂乎不然一身心之微其何以禦不測無窮之變乎戊子夏五月甲午積雨開霽晨起書於露堂西序

孟莊不相及

予嘗疑孟與皆同時聞人終無一言一事相及者恐

是蒙莊閉戶著書罕與世接迨身後其書方出適讀陳氏輯語陳名應重字景雲三山人大意略同說當時無人宗它只是於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極力排之戊子重九前一日書

自得

誌者發其心於內故納諸壙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德於外故植之神道以鑒來者又曰誌者紀其心之迹也碣者揭其事之者也

朋友

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聚然有文以相接離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共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

廢特表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

五常

五常之道仁為體而四者為用義與智陽中而含陰禮與信即陰之一定者也曰陽中而陰蓋運動離合有吉有凶者焉故也

陰陽之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九峰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予曰理者氣之所以明所以幽所以生所以殺所以舒所以慘所以為君子所以為小人世之所以治世之所以亂戊子冬十一月十八日成鼓作燈下偶書

讀孟子或問

四書或問獨鄰書多設疑詰難何也孟軻氏終是去

聖人一間辨論之際其言英氣發露不無激切輕重之異故文公於此頗詳講明折衷要使不說於理後一撥而後已何則溫公大賢也猶有疑孟等篇况解之云此晦翁倦倦於是亦臨川翼之以意也伏后三日課讀此書或問偶書晚學小子題

思多怨深

此余平日事也或者曰若土命人生物者土也物既長不得不克制其土自然理也此陰陽家論似亦有理然不若以人事評之謂如我以禮待人人不見答未免有所不平不平則彼則乃有怨意我當夷其不平以恕待之寧人負我

雜著

聖人之道如長江大河人人得以飲之然飲之者有多有寡為江河者不能使之一一均同其量任其自然而已不然恐造物者亦太勞矣余謂師授學者以道亦當如是既以自警且示韓陳二生八月二日偶書

分絕

伊川先生云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況今所謂親戚故舊昆弟朋友四者天理當然之分廢將無遺可哀也哉祇是計較於我善惡有無相益為事與之離合耳靜言思之物則既蔽近於飛走人既與非類相雜廢幾何不傷而夷也可不慎言董行凡事點檢以先周身之防而存遠大之

至元戊子歲臘日書

無音

萬物受氣於天音者情之所由發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雖極亂極困未有情不宣而音不作者如幽厲此雅固過密變則不無也至當有絕無豈困而不暇作伏而不散出其或善不足以法惡不足以戒亦若天變之無所見乎三者必有一居於此矣於是感而書之

得失

人之得失一係乎命之通塞若得則既不當過恩於其所舉揣其己才如何耳失則又不當致怨于其所沮亦當量已命之如何耳若恩有歸是人憐其不才而私之也怨其沮是我妄為言而不安其命分也何

益哉己丑歲夏六月客退偶書以自傲

黃鳥三良說

觀坡和陶三良詩反覆詠味似責三良之不當死也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蓋康公從先君亂命迫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分謗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坡之議論英偉辭氣縱橫讀之者愛其如此故不覺白辭之有微瑕也若晦翁之詩說可謂盡之矣

文辭先後

文之作其來不一有意先而辭後者有辭先而就意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辭後辭順而理足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

最當知之

讀淮南子

淮南鴻寶書出大山等徒所述在藝文言撮百家之緒餘耳特變其文而為小大異同之論然自得者辭矣讀之者不無所益經陰陽造化之機治道興衰之理正有吾六經與信史昭在又觀於其身為不善者雖著書立言君子有所不道予所以讀之者取其事實可訓及漢文近古三代之氣有凝而未散者至元丙戌歲十月二十三日題

雜著

鸚鵡食蝗

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有鸚鵡自西北踰山來方

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螟食且盡仍陣飛去予  
考漢五行志貪人尸祿猶螟害穀故感而生蝗夫鸚  
鵒北方之鳥也其喙距有搏啄之利又數多如是意  
在位者不肯將有因貪抵法而敗者不然何食之既  
邪紀之驗它日之異時至元五年歲戊辰也

魚歎

至元九年春三月余自燕南還前次淇右逆旅主人  
條桑徹土束藁作炬詢其故曰此取魚之具也既而  
主人置條圍淺水中外以石擁之夜向寂風息波平  
炬火起岸側群條趨明魚集其中回旋往復千週百  
匝脈其條為罟之大網一不敢出越而游去主人俯  
掇如地芥焉王子哨然嘆曰班生有言山林之士

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冒昧  
行險逐利而不知止者曾何異於斯乎是歲重九前  
三日寓平陽牙城官舍之待旦軒坐聽秋霖耿不能  
寐追思所見作魚嘆云

非分說

甚矣非分之不可求猶鴆毒之不可懷也鴆毒之殺  
人世知避忌非分之存心其禍有不可測者有人於  
此小 有林行險僥倖以濟其慾一旦濡首染指攫  
取公餼是知厥指之可染不知首領之不可保也奇  
貨之可匿不知奇禍之不可脫也既而以敗闔抑柳  
子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其是之謂乎夫鳥俛而  
啄仰而四顧猶懼夫物之為己害也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今日方食聞府吏籍其家案上一桎蓆藿重於  
五鼎七年矣至元戊辰夏五月重五前三日遺安堂  
書

鏡箴

王子醉墮馬傷額既愈日引鏡自照色黧如凝鬱者  
旬餘因愀然曰昔樂正子春下堂足傷追悔不踰闕  
者累月蓋聖人以毀傷髮膚為深戒必全而歸之為  
至孝矧陷身非義一敗瓦裂之酷哉是以墨子悲其  
緣染馬迂痛其刑餘柳州悼其踪進也惟其居易俟  
命不行險苟得從容中道乃為合理吾知免夫至  
於游居食寢則体安而氣平不然事變之來少有蹉  
跌又何翅髮膚之毀傷物議之輕重者耶嗚呼小子  
孺其戒之慎之於是乎書時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十  
有三日也

簪導玉飾辨

統軍府從事李良貴上計來燕過予出示華玉一方  
長寸許廣如之狀類方勝然其文章昭回刻卧蚕中  
間鬚鬣粟粒隱起上作螭螭闔首左顧前足去左其  
下穴方孔甚邃玉色皦潤殆凝脂然予曰晉魏以下  
無有也李曰然此陽夏壙中物也余時方讀禮書而  
此物適會因攷其制蓋大冠橫筭之首飾也古者筭  
長尺二寸諸侯以玉其為神明之器斷無疑矣何以知其然  
禮云瓦不成沫木不成斲有鐘磬而無筭簣其曰明  
器神明之也故開其足之左於乎魏晉去秦漢未遠



茲物也視之猶可仿像一時禮文之盛古人嘆三代  
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漢魏斯可矣蓋文獻之傳尚足  
徵於當時者耳於是乎書

興平閣本說

古今名臣畫像皆曰興平閣本興、京兆縣名而曰  
閣本予初不解其旨近襄陵吉仲和過予觀壁間李  
衛公東坡等像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嘗聞諸進士  
武公張徽君美云金大定間某人自秘書郎出宰茲  
邑悉取平日竊模祕府真像而圖形焉故有閣本之  
目云

崇德堂說

余貌不揚馬之者未得盡肖建賈君一貌而見者皆  
以為余且曰仲器為人不止技稱其於奉親事嫂以  
孝友聞鄉間殊侃侃也說而求名其堂且叙其世家  
賈系出襄陵今汾東有塚歸然曰賈相者乃遠祖也  
從傍居民同族氏者尚百餘家有圭田三百畝耕獲  
者主其年之守祀終而始焉奉為故事甚恪考夫傳  
記蓋賈豫州遠之壠耳豫州在魏晉以鉅儒名卿顯  
宜其世祀至于今而弗絕也今觀仲器氣質溫粹孝  
友純至似非丹青馳譽者豈豫州之澤淵流而未央  
邪故以崇德榜之且用篤其所已至勉其所未盡者  
焉至元丙子清明前三日題

讀唐徐有功事蹟

周華唐命豔后煽處任威刑而絕異議遂起麗景等

制獄繼周來之徒誣構陷置膏流節鮮之禍莫有  
拔止大者以蕭夷宗子希旨下者以告密上變徵功  
鬼朴滿朝中外股慄時有功以司理之微秉公怒之  
心行折光鋒守死不撓至辨明冤抑竟賴全宥者甚  
衆嗚呼仁哉公固知上含容孤直庸示公道然人逃肆  
裂之際天理有不可泯滅者彼中樞突犯清澤釋  
之辯於漢文慎罰之初威衛保所陵栢仁傑諱高宗  
於受諫之日以勢以時司刑為尤難及拜西臺至頓  
顙流涕有鹿挺懸庖之請何感動自悼若此豈體存  
正大明哲保身之方非權無以濟之邪

紀異

至元十三年夏六月王按察立夫同在汴梁試院中

告子云前年冬十月益都路總管于也孫爾以解瘡  
卒於官初臥病踰浹旬適召左右具儀仗及鷹犬橐  
鞬者列堂下徐曰吾今日晌午逝矣家人問何往曰  
將赴遠官某人府言半據銀椅而終遠官者故監真  
定路郡沃魯外五赤也蓋公自微時薦擢於朝以致  
顯達皆公力云俄有樂安縣吏來云日晡時三十里  
外遇公騎甚盛從者呼某至馬前喻之曰汝歸當  
告吾家若車徒西還凡過水當以金錢投之初不知  
公捐館矣翌日又有自濟南來者亦見公獵道左而  
西如平生然明年丁丑夏四月與公之子某會燕以  
向所聞審馬不少異因念余向在省署識公於稠人  
中敝幹魁偉望之一雄傑也立夫云公為人忠謹誠

愨歷事三朝多為上所倚注世為燕之香河人壽五十有幾又聞吏部尚書太原高公亦臨終區處後事神志灑灑不少亂問騎從具指下否曰具如期而逝嘗聞聰明正直者生有所自來歿有所自去如傳說上為列星歸柱國死作閻羅信有據而然也因併筆以記其異

讀魏相傳

周書有云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道者何以正心誠意為體仁義禮樂乃其具耳以此出治陰陽自和萬物咸得其理舍是非復有調元之術也今觀相之變理至區區建議舉四人各主一時使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一切法而行之時至明言所職燕政玉燭之祥何

不思之甚也嗚呼西漢去三代殊迹相於中興為有聲其經綸器業惜乎不出乎正心誠意之大學而寧於五行附會之小教豈見道未明權衡機務之心有所偏溺哉

御書銀盒事

客有云道陵朝二近侍以功名利達由天命人事因私相論詰甲曰天乙曰人上聞之取銀盒中批曰可祛其宮遂授乙者使赴尚書省既出劍血大作不克往適與甲會以君命不可緩即就付焉其人拜官而去由是而觀雖云君相造命不知造物使之然耳近一名士甚為

聖上所重當軸者力薦為同列將謂旦夕輔政及

上聞喜其奏而除之既而病卒因記客談併書其事  
紀肉芝等事

天興初荆王府弟中庭產肉芝一株高可五寸許色  
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流津濡地視之皆成血臭不可  
聞剗去復出者再過夜房榻間有物作聲伏其中燭  
之群狐滿床遂捕夫所在未幾曹王訛可出質王妃  
蕭氏向予談其事妃尚書貢之孫今為黃冠師居衛  
先友牛講議國瑞

牛天祥字國瑞澤州陵州人通天文武經占筮風角  
等書正大間嘗為恒山公府議事官兵后扈衛東白  
臯渡既而著軍前中書省詳議辛亥秋八月應東諸  
侯聘客死聊城壽五十有七葬汲縣郭村東鄉清水

鎮州風俗

鎮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節蓋其避王鎔日

百餘歲俗以為常何恩德感人心也如是  
據五州當時四隣文章併起惟鎮之人士  
帶遊嬉燕樂安王氏之無事彼懷思不忘愈  
者豈非是歟則知文忠公筆削真錄矣至

乙卯月六日按部次新市縣五夜燈下書

謹喻宮真定時五  
月夏至日作

秋澗翁自幼讀書疎於生事處則知涉古今攷治道  
驗平時所得於日用間庶伸微志故從壯歲忝  
列舉家仰食廩祿未省飢凍切身者二十有餘

年矣雖然終閑即無以資生顧貧乃士之常不敢略  
有他務以觀苟得非惟不辭亦且耻出諸口汝等轉  
藉翁庇各蓄妻抱子日嬉溫飽奔走承侍外心則無  
所苦也汝翁且自己知秋移官燕南忽復四禩以理  
將去乃有維揚之命黃緣投獻遂致杜止重叙一官  
良為匪易其倖與否汝等朝夕所親觀也及南還潯  
上復需後命今又數月矣適飢旱相仍食艱口衆事  
勢牽率有進退維谷者况汝翁行年五十有七自惟  
踈拙與時齟齬加之筋力衰耗百念灰冷靜退之心  
日往來於其懷嘗謂杖天秩也不肖者無久當之理  
祿天祿也衰老者無恒竊之方躬田力穡本吾家素  
業稅駕擺畝固分所宜然行止有命又非吾之所敢

必也此淵明所以有心形相役口腹交病之嘆嗒嗒  
一稔斂裳宵逝切嘗慨有感焉今日炊釜晨冷庖人  
告之計口而食月得粟五釜可足時斗直銀餘二千  
是旬月所糜項六萬三千錢耳其賓客之奉慶吊之  
禮盥醢葷茹薪爨芻秣概舍之費不在焉誇所謂百  
指無孑殮食倒黃流難諒非虛語噫官時來則為筆  
耕之潤又非所恒幾何不相胥而困也今日夏至聞  
東郊穫麥天倉靡開括拾遺秉不為無益汝等其往  
哉毋忽且令汝知田功之艱一舖之不輕獲也暮歸  
得新麥斗餘僮奴輩既飯放啜頓失菜色為一快也  
又念位雖下近伐冰之家尚尔窘迫在閭閻細民不  
合釜而坐餒者幾希矣因援翰作僮喻會有餘思不

足為暴殄之戒且廣訓儉之道意云

魃妖

余行陽穀道中農人有以魃言者余告之日周宣王詩云旱魃為虐是魃非今見從古有之此蓋旱魃之氣感人變所娠而成耳神異經云魃生南方肉體長二三次目在頂上走行如風見之處赤地千里執而投之溷中即死旱氣乃消又云魃字從鬼鬼魃之物所生非惟南方也且古者娠婦不使食邪味聽淫聲觀惡色恐逐所感而化余故曰變元娠而成妖耳

哀辭後

衛自壬子歲迄今邑中子弟不三十而夭者凡八人  
季武王範  
華皆雋秀有望翩翩而佳

者也吁百蛇墮地一或能龍旣王汝之輒復奪之不  
知造物者果何意也余故以咄咄怪事為言然以理  
揆之雖一家之凶變亦斯人有自致者嘗記一士人  
問於先君子曰惟金初己未衛之文秀者極罕間  
有之多秀而不實先君曰衛地濱河沙薄豈其氣  
疏弱故也若使水環州南或城屋水西氣或可盛時  
不肖尚穉聞之不存諸心又弗請問其所以故雅意  
所在每念之而不能明了以今觀之其言固為有徵  
嗚如東平汶出府南阿邑濟經縣東且以東阿較之  
在金一代由進士而位卿相者幾二十人鄆則不須  
論也然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使衛師有經儒人問學  
而知義則薄者可厚愚者可明天者可壽也此雖以

人事臆度若有補於世教聞之者無不惑於邪妄之說云至元戊子秋八月八日書

盧氏墳石泣

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極水出如霧予時為御史目觀其事山陽長流村盧氏墳石表水出如泣者連日既盧二人皆出微賤而適當台鉉此驟得不祥之極也蓋善惡以類應故陰沴將至兆見於石如此予因曰此石泣也二人尋皆被誅然泣者非憫之也悲乎不知其量也吁

龍墮農民王家

至元二十年癸未夏六月中大雨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霧四塞中庭窻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

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特王氏女已竝下堂趨室驚而絕於地故乃避問所見亦同歛震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尚宛然也王氏世居水上其下潭渚殊深黑可畏

雜著

太宗英文皇帝天容眸表一類釋迦真像仁厚有餘言辭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權娛前後十年號稱廓廓無事臣向過平陰縣聞校尉陳某所談如此陳早年蓋

先朝控鶴近侍者云

前宋時有日者肆相國寺東一日而識四相謂韓魏

公范文正公王沂公張齊賢也自後術不一售竟窮  
悴而死近年畫師覃人孫某奉 詔追寫  
太祖聖武皇帝與

睿宗景襄皇帝御容及奉進

上顧其惟肖至泣下沾襟宣賜甚渥孫歸及家而歿  
二人術雖不同其於發藏泄秘則一也傳曰人之患  
莫大知人之機况神明不測者乎戊子秋日疾後書

### 鵲嘆

昔有漁於河濱者見一鵲搏一禽於沙渚間禽逸而  
鵲不起良久漁者往視鵲已死矣彼念之曰鵲之驚  
急性也一舉而坐空拳遂憤而斃有志士之烈焉夫  
士懷才負氣求用於世倘時不我合人不我知則納

履而去之豈若小人之求之也不以無耻為耻患  
失為事千思百計何隘取容雖僇辱在前而不顧期  
於必得老死而後已豈不貽勢之怛哉余聞其說  
甚有合於吾平日之所行者遂著之篇以見微意云  
戊子歲重九後一日書 此係石蓋正之說

### 齒射

寶寶翟姓內鄉農家子史戾都督江漢時散卒也為  
人疊齒多力挽弓發六鈞發無不中少嘗射隼並貫  
於木寶登而取之木折與墮碎其臂骨治無法肘已  
下斷去自是馳獵以齒控弦拈羽左手托月滿逐獸  
皆應聲而斃史侯異之上邊後授校秩振古以能射  
名家者多未聞以齒而決者然付之翼者即西其足



與之角者必去其齒蓋懼其全而過為物害也又唐  
李客師善射好獵每出鳥鵲逐之翔噪時人呼為鳥賊  
亦惡其物之多取也今程一手尚尔斷其右殆為天  
所剝乎弟忱說如此故書

畫虎

先君嘗告某日王氏在前金時家魚行里 曾祖府  
君氣方嚴於土障畫一虎甚矜意者取陳力就列故  
也後八十餘年當至元己丑偶於樹塞復圖此獸追  
念前言有警懼者書云德明惟明德威惟畏今雖賴  
還舊觀其於惟畏惟明萬不一逮尔又諺曰生子如  
狼猶恐如庭曾之意豈復在此邪小子其志之

先子善書

可以辟之者乃命僮道求鱗得大小四尾從其法而  
用焉明日開戶視之几案書帙拭如也嗚呼物類之  
相感也如此何其驗且速哉余因推其炷之所致蓋  
木斬不時非經雨露浸漬之久又任其滋而棟為濕  
與氣相關故生噫炷者木所產也而為木之賊政者  
民治之具也而為之民蠹若上焉者治之而昧其方下  
焉者忽之而不知畏故害無小大有吾無如彼何者  
能一旦修其政得其法固雖四凶之方命圮族群弟  
之流言畔國逆容可辨曾不知其艱也至元廿三年  
丙戌歲秋八月廿五日夜適良醞在壺欣然飲太白  
者再命童子執燭記予之作

紀夢

二十四年八月乙丑夜夢予遠行過一城市當莊薇  
間一達官解鞍卓歌過焉呼予回視之蓋參政飛卿  
也寒暄外高曰別雖久食頃不忘也予曰彼此彼此  
握手間予乃曰聞吾友參政以來多有施為高曰傳  
者妄矣參政者叅知雜劇見做不行何施為之有予  
荅曰渠於此見打野呵兒胡為做不行也遂寤聞夜  
漏踰四鼓矣古人云至友神交於冲漠間殆謂是歟  
次日聞吾友南來論其氣類與同亦夢應也因書此  
以贈吾三人者相會及此當捧腹大為一盧胡也

紀夢

二十五年春二月十七日夜夢朝  
於端門內彤臺上

聖上倚坐東北陣於臺西南角俯伏

上問條支國事陣對以其國甚遠出犂牛革為甲甚  
良號曰黃犂甲

上喜甚因籍明日檢通典六條支國去陽關二萬二  
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居山上周四十餘里下臨  
西海水環其南後漢和帝時乃通地暑濕宜稻產五穀  
果菜出犂牛乳雀大卵如甕有桃拔獅子犂牛桃拔  
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或為天鹿師子似大虫正  
黃有頰音而音尾端者毛大如斗尔雅云狻猊是也

紀夢

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真定姬仲實上路就枕  
熟睡夢在一雪後亭榭尚書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

王子淵三人來訪坐間話及向在東平時遊燕等事  
夢符衣一素練衫當膺西名士像自遺山已下數人  
予即題詩机上云不惜千金買東絹丹青難寫是精  
神因大噱曰此衫甚佳但到處是長負一軸諸公行  
神也遂蹴踏砌雪而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恐  
是隆江方大用故將賢彥貯胸中

詩夢

十一月七日與兒子輩被除回就枕熟睡近四鼓夢  
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酣姜歌鷓鴣曲壽予聲  
甚惟亮已而以遺山新舊樂府為問余曰舊作極佳  
晚年覺詞逸意宕似返傷正氣姜以為然予因賦詩  
以贈既覺頗記其一二因足成之其詩曰盡戰清香

敬燕屋分明夢裏到庭除恩醲故里懸車後錦爛秋  
鷹斂翮初細棹能舡浮酒海暫停銀管合纍珠賞音  
千古道山曲堅意高歌要壽予既而後夢至一大城  
府遇老人邀予入王氏肆其主即曰汝非王秋澗  
邪予曰然因口占二句云此生難道無餘幸海上人  
爭識姓名仍詢曰此何處曰茲蘄州也地在洞庭湖  
南七百餘里予曰東坡八詠何在曰石刻去此又三  
百里外其老人又推予賤庚曰誰謂中州無人乎未  
及問其行藏而寤時二十五年戊子歲也

十一月十二日夜夢

四鼓時夢入一重修大佛閣有鉅蛇長約三文自閣  
壁西北而下僧徒以杖擊之不中一僧揮錘中斷為

三予稍前視之其蛇首似獸有夔角若羚羊者膏血淋漓赫赫然尚能舉動次夜復夢人以羽矢一大房若今之覲者掛於中門

記夢中題人手卷

娶為無後有子而嗣有餘老為致養子孝而養不闕其嗜慾或有所未免而年已及於耄而於三者吾子將何擇焉擲筆而覺 卧笑曰夫子自道也於是起而書以為儆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春二月二十一日辛未夜也予時年六十三明日會亡友中丞王君葬於正尚里

夢解

予平日夢頗異自今年夏多夢疾厄凶喪或纏綿墟墓間故及交久歿者與之宴遊談笑如西溪贊拜殿授王中丞需騎而作且知其彼死時又不省在寤寐中尔覺意甚惡之因自解曰此無他乃一身陰陽消長之漸也醫家有云男子四十陰氣自半行近况之數予雖然氣有盛衰人不能皆然若有餘尤當惜養不至耗竭可也陽為舒為暢陰為慘為悽慘多而舒少故神才交而魄為之勝矣調此二者奈何有絕嗜慾少思慮檢行已安素分息形神而植定力且則此理坐進夕則以夢相驗一或有差立為除治其病庶少瘳矣昔夫子向衰稱不復見周公於夢只是老克自持不顧乎其外之意也若不量力不安分凡百營為返勝於昔將見有不任我勞從中躍出碎而去之者

矣可不畏也。慎哉。故曰知之者強，不知者老。其是之謂乎。作夢解。

### 紀風異

余年十七八，往蘇門讀書。至古城東十里外，有旋風自西南截泉水北來，望之圍圓，約六七里，大其高入天，聲勢如甲馬迅馳。黑風蓬勃，吹拔草樹，飛卷半空。余走不及避，乃瞑目倚棠樹，棟立。頃東覺寒凜，氣纒束而過，別無它故。今日偶讀筆談，見元豐間武城縣旋風傷人甚衆，因念余幼多灾厄，追想往事，有可怖者。故書以為來者之警。壬辰秋申月己七日記。

### 喪記

古之人以送終為大事故，即是而察禮者。

氏將葬，燕人來觀，滕文君廬弔者大悅。今觀雷白二家，附葬甚有闕於風化，而出於常人之表者。一則衰經纍然多泥，古制二則寢苦枕塊，卒哭後日飯蔬食三則不拘俗而用二家四則穿治壙，右製為壁，藏土周於棺，略不施甕。五則直壙，下窆同穴，異棺乃北其首。六則墓記從實畧，無虛飾。至於容色之戚，躑躅之數，又見夫固所自盡之道，以致會葬者皆歎息有得而去。因念唐為衣冠盛代，至祭不焚，冥錢唯顏魯公張司業家又伊川先生居洛下治喪不用浮屠法，雖風動一時止。一二家化之，予行年五十有九，宦游四方，其於慶弔固云不少。然由德風而偃者，所見亦姚許與是三家而已。嗚呼，甚矣禮之難復，俗之不易。